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二

列傳九十二

田承嗣

子縉從子悅季安子懷諫

縉弟緒

緒子季安

田宏正

子布羣布子璣

牟

張孝忠

子茂昭茂宗茂和茂昭子克勤裴

夷直從新書增

陳楚

田承嗣

字承嗣

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為裨校祖璟父守義

以豪俠聞於遼碣承嗣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

馬使累俘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祿

山構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為前鋒陷河洛

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

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祿山敗郭子儀平
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東都承嗣
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史朝義
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

再陷洛陽承嗣爲前導僞授魏州刺史

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

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

賊妻息降於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

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

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

代宗遣朔方

節度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兇繼亂

郡邑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爲安史誑誤者

一切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留賊將爲

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

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尙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

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承嗣

不習教義沈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

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隸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又求兼宰相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尙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賜實封千戶寵其軍曰天雄又升魏州爲大都督府以承嗣爲長史仍以其子華尙承樂公主冀以結固其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兇逆每王人慰安言詞不遜大厯八年相衙節度使薛嵩卒其弟畹欲邀旄節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

亂逐粵粵率衆歸承嗣十年薛粵歸朝承嗣使親黨扇惑
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
知在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
子期攻洺州楊朝光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通知在令
巡磁相二州諷其大將割耳務面請承嗣爲帥知在不
能詰四月詔曰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參戎秩
効用無聞常輔兇渠驅馳有素洎再平河朔歸命轅門
朝廷俯念遺黎久罹兵革自祿山肇禍瀛博流離思明
繼襲趙魏堙厄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
能相保全其凋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款誠寄之爲理

所以委授旄鉞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
效崇資茂賞首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禮命
子弟童稚皆聯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人
臣之寵舉集其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
盡忠而乃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
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
歸順且相衛之畧所管素殊而逼脅軍人使之翻潰因
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
亂曾未崇朝子期朝光會於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
而來是爲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旣云相州騷擾鄰境救

災旋又更拜

字

磁州重爲威虐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

三州旣空遠邇驚陷更移兵馬又赴沼州實爲暴惡不
仁窮極殘忍薛雄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橫
加凌虐一門盡屠非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冤又四
州之地皆列屯營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
勁兵全實之資裝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罔有孑遺其
爲蓋在無赦欲行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
抑於典憲務在慰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
命承昭副茲麾下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
傳詔命承嗣迫巡相衛仍劫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

軍吏至使引刀自割抑令騰口相稽當衆誼譁請歸承
嗣論其姦狀足以爲憑此而可容何者爲罪承嗣宜貶
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
使薛兼訓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
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淮西節度使
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汴宋節度使田神玉等犄角
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
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貳倉皇失圖其下霍榮國以
磁降李正己攻
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
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
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
衆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於貝計益窮不知所出

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
旅特恩詔允并姪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又使
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
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
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
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
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已寶臣二軍會棗強更相見會正
已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
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騎賊子期分步騎
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將劉文
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午
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期及將士二千三百旗纛
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勝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
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磁五十里暮而舍承昭
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
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
寶臣寶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
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

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已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十一

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闕門還京

州敗李勉兵沛將李靈耀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耀求援於

魏承嗣令田悅率眾五千新書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

殆半乘勝屯沛為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

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

師十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

貝博魏衛相磁洛等七州復為七州節度使於是承嗣

弟廷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

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新書十四年舊書代

卒時年七十五贈太保有子十一人維朝華繹綸綰緒綰

純綽繹等維爲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駙

馬都尉尙永樂公主再尙新都公主緒字雲長貞元十

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綬銀節度使始開元時

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繹復城之王師伐蔡繹上案它

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繹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爲

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劫繹盜沒軍糧四萬斛強取

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餘子皆

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將軍諸子佐之

幼而悅勇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

諸子佐之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

處皆與承初爲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

初意合

府左司馬大厯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爲節度留後
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義傾財散施人
多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尙書御史大夫充魏
博七州節度使大厯末悅尙恭順建中初黜陟使洪經
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
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僞亦順命卽依符罷之旣而大集
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有父母妻子旣
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悅乃盡出
其家財帛衣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悅
而怨朝廷

及劉晏死
藩帥益懼

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而李

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己聞而猜忌以兵萬人屯曹州遣

使說悅同爲拒命悅乃與正己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

判官王佑扈萼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

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

襲節鉞俄而淄青李正己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

允悅爲請不答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逆會于郛令狐恒等表泚浮圖悅乃詐

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疲弱者由是時朝廷遣張孝

忠等討恒州悅將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

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

砦絕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

李洪臨沼將張伾爲賊所攻禦備將竭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

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詔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

李芄與昭義軍討悅

李芄與昭義軍討悅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伍急
 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譟迎之
 七月三日師自

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固

州圍解悅衆遁走保洹水馬燧等三帥距悅軍三十里

爲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悅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

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昵於扈粵以曹俊爲貝州刺史

史及悅拒官軍於臨淄大爲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

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則攻尙書以逆犯順勢且不

倖宜於嶺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
爲尙書有矣今於臨洛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
凶立至未見其可也希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毀悅復令
守貝州悅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洹水馬燧等三帥
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之衆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
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俟
官軍三師雖進頓兵於魏州南平邑浮圖咸逗留不進
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
悅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事今旣敗喪相繼不敢圖
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自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

爲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今二帥云亡子弟求襲悅
旣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今軍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悅
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剄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
勲無爲俱死也乃自馬投地衆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
久蒙公恩不忍聞此今士民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
悅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敗猶願同心悅縱身死寧
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一髻以爲要誓於是將士
自斷其髮結爲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瑤
悅從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
悉爲悅所害悅觀城內兵仗罄乏士衆衰減甚爲惶駭

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既至完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會王武俊殺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爲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則使於北軍說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旬朔之內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縣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

曰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
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河朔不令子孫嗣襲又朝
廷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百
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
魏博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
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
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
者桓公不能救則恥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畧命世救
鄰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
送孔曰惟司徒熟計之滔既有貳於國欣然從之

使郁先還

告師乃命判官王郢新書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王武

俊仍許還武俊深州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

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因使王郢說

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

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施

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旣

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鑢衣袖日

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

州為大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

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為後患乃遣小

校鄭慳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為恒冀

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三年五月悅以救軍將至使

情督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悅怒閉門不

兵納蹈藉死槓

中者甚衆

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

十四日起軍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鄭雲逵及弟方逵背

滔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

將

案懷光未嘗爲神策將三字疑誤

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遏

堅欲與賊戰

新書王武俊傳懷光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

遂徑薄

朱滔陣殺千餘人

新書王武俊傳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

王武俊與

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

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屍於河三十里河水爲之不

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

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

新書王武

俊傳燧計窮而與滔素姻家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量與諸

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圖之
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武俊戰
勝滔心忌之卽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
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
臣一戰而北貽國之恥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邪然吾
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縣軍於
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至十月
勝負未決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感朱滔
救助欲推爲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

曰古有戰國連衡誓約以抗秦請依周末七雄故事並
建國號爲諸侯用國家正朔今年號不可改也於是朱
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
一月一日築壇於魏縣中告天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
俊悅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爲范陽府恒州爲真定府魏
州爲大名府鄆州爲東平府皆以長子爲元帥悅以扈
夢爲留
守許士則爲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爲
侍郎劉士素爲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
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晁高緡爲征西節度使蔡濟
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續爲兵
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偽冊之曰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
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

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爲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也四

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十月涇師犯闕諸師各還本鎮

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吏歸國悅亦致書於

抱真遣使聞奏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邳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

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難以全魏日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

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

則王與趙王承無南慮爲唇齒之國幸速計之是時悅

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違絕滔陽遣薛有

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瑄申固所言悅猶豫

許上明諫曰冀王勇決權畧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

彩或見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戮彼心

良策可量哉今大王之視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

而念恩不已拘繫匹夫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北聯幽

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僞許出迎

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

之先是武俊陰約悅背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田
秀馳說悅曰聞大王欲從滔度河爲此倚角非也方此
未盜京師時滔爲列國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此連禍兵
多勢張返制於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赦罪乃王臣豈
捨天子而北面滔泚邪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
軍出爲王討之悅因秀還具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
喜自河間悉師而南踰貝州次清河使人報悅悅不至
進屯承濟使王郅等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
濟河悅良久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
供擬屈竭以悅日附猶恐人且騰問一日去城邑朝
出夕變且何歸不然說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福悉兵五
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
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
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寔取
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
通德棣供軍饋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寔
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
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

正月加悅檢校尚書

右僕射封濟陽王使並如故仍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

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時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愎
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衆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
願息肩焉聞巢父至莫不舞抃悅方宴巢父爲其從弟

緒所殺

年三十四

緒

字

承嗣第六子大厯末授京兆府參軍承嗣卒時緒

年幼稚承嗣慮緒子不任軍政以從子悅便弓馬性狡
黠故任遇之俾代爲帥守及緒年長悅以承嗣委遇之
厚待緒等無間令主衙軍緒兇險多過悅不忍殺嘗笞
而拘之緒頗怨望常俟釁隙會興元元年朝廷宥悅仍
令孔巢父往宣慰悅旣順命門階徹警悅宴巢父夜歸

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緒率左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

右數十人先殺悅腹心蔡濟扈粵許士則等新書既刺悅比明殺

之挺劍而入其兩弟止之緒斬止者遂徑升堂悅方沈

醉緒手刃悅并悅妻高氏又入別院殺悅母馬氏自河

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緒者緒懼衆不附奔出北門

邢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百追及之遙呼之曰節度使

須郎君爲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爲留後明

日歸罪於扈粵以其首徇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

扈粵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然後稟於孔巢父遣

絕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然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兄綸居長爲亂兵所殺遂以緒爲留後朝

廷授緒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

夫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衆南侵滔聞

以兵五千合寔軍進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南距河東

抵博州殺畧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築而寔圍且

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會穆緒遣兵助王武

俊李抱真大破朱滔於涇城寔圍魏凡三以功授檢校

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降緒加駙馬都尉

李希烈平以功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

千戶改封雁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同平章事初

國悅性儉嗇衣服飲食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不

足緒既得志頗縱豪侈酒色無度貞元十二年四月暴

卒時年三十三贈司空賻資加等

緒猜忌殺兄弟姊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

爲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援子三人季和季直季安季和爲檀州刺史季直接乃免

爲衙將季安最幼爲嫡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爲已子故寵異諸兄年數歲授左衛胄曹參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爲留後朝廷因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進位

檢校司空襲封雁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
無他才能亦麤修禮法及公主薨遂頗自恣擊鞠從禽
色之娛其軍中政務大抵任徇情意賓僚將校言皆不
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
宗命吐突承璀爲招撫使會諸郡進討季安謀曰王師
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
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
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
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
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上白爲謀以夸服臣
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誰能不
恥既恥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
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

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魏若與趙爲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罍郭遣一城魏得持之獻捷天子以爲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不世之利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亦遣大將率兵赴會仍自供糧餉以報陽師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無所畏懼有進士邱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爲帥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爲下縣尉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旣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尉子懷諫懷禮懷詢懷讓懷諫母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懷諫衆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於私

白身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清鎮將田興爲留後遣懷諫歸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田興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軍賜第一區芻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世相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

田宏正本名興

字安道

祖延憚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

也位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憚生庭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家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稱大厯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別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己恒

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既令庭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
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庭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
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
洛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萼之亂承嗣蠶食薛嵩所部
庭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回避而改節建中初族弟子
悅代承嗣領軍政志圖兇逆慮庭玠不從召爲節度
副使悅姦謀頗露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
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爲叛臣自兵亂已
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
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

悅過其第而謝之庭璿杜門不納將吏請納

句疑

建中

三年鬱憤而卒宏正庭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

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

以爲必興吾宗名曰興

當

季安之世爲衙內兵馬使季安惟務侈靡不恤軍務屢
行殺罰宏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
附乃出爲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宏正假以風痺
請告灸灼滿身季安謂其無能爲及季安病篤其子懷
諫幼騃乃召宏正署其舊職季安卒懷諫委家僮蔣士
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爲吾
帥也衙兵數千詣興私第陳請興拒闕不出衆呼譟不

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

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

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

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

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先是諸將出屯質妻子里

其禁聽民通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興曰爾卒不能自

晦取禍之道也翼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

田等使仍賜名宏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

賜魏博三軍賞錢一百五十萬貫

六州民給復一年赦

廢疾不能自存者

宏正既受節鉞

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

上表曰臣

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

爲子臣不爲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

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

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

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

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

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

全藩列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

以覲冒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
徼幸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
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外無軍馬內懷
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
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
批亢擣虛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
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
褒美宏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
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
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宏正客爲宏正所著也魏州自承

嗣已來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徹毀之以正廳大
侈不居乃視事於採訪使廳賓僚參佐請之於朝頗好
儒書尤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畧自宏正歸國幽恒
鄆蔡有齒寒之懼屢遣客間說多方誘阻而宏正終始
不移其操裴度明理體詞說雄辨宏正聽其言終夕不
倦遂深相結納復請度徧行其部
宣示天子恩詔由是奉上之意逾謹
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討吳元濟宏正遣子布率兵三千
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宏正效忠又襲其後不敢顯
助元濟故絕其犄角之援王師得致討焉俄而王承宗
叛詔宏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
南宮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宏

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棣二州以自解十三

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宏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橫海等五

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一月宏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

築壘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宏正

屯河東結壘相望前後合戰魏軍大捷戰陽穀再遇再而

李愬李光顏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三

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宏正請降

淄青十二州平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

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宏正者宏正曰鄆土

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

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

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
唐書卷三
田宏正
元

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宏正
入覲憲宗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參佐將校二百餘人
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戶仍以其
兄檢校刑部尙書相州刺史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
宏正三上章願留闕下憲宗勞之曰昨韓宏至朝稱疾
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留意誠可尙然魏土
樂卿之政鄰境服卿之威爲我長城不可辭也可亟歸
藩宏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
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十五年
十月鎮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宏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

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
使宏正以新與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
爲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時賜鎮州三軍賞錢
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誼騰以爲言宏正親自撫喻人
情稍安仍表請留魏兵爲紀綱之僕以持衆心其糧賜
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倭不知大體固阻其請凡四
上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軍
亂宏正并家屬參佐將吏等三百餘口並遇害穆宗聞
之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賙賻甚厚宏正孝友慈惠骨肉
之恩甚厚宏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常分曹習射宏正
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

自全及宏正帥魏博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

兄弟子姪在兩

都者數十人競爲崇飾日費約二十萬魏鎮州之財皆

輦屬於道河北將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

此致亂

宏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識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

宏正子布羣牟

布

字敦禮宏正第三子始宏正爲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

年尙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衆歸

朝宏正甚奇之及宏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

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祕書監兼殿中

侍御史

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宏正請以董晚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

前後十

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布皆有功擢授御史中丞時裴
度爲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質領驍騎遽至
布以三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大集賊乃退去
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諫官嘗論事帝
前同列將麾卻
之布止曰使天子
容直臣毋輕進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秋

宏正移鎮成德軍仍以布爲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

俱擁節旄同日拜命時韓宏亦與子公武俱爲節度使

然人以忠勤多田氏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布所至必
省冗將募

戰卒寬賦勸
穡人皆安之其秋鎮州軍亂害宏正都知兵馬使王廷

湊爲留後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無以捍廷湊

之亂且以魏軍田氏舊旅乃急詔布至起復爲魏傅節

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

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使

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

布喪服居堊室去旌

節導從之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

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

貫皆出之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出已麾下謂必能輸

誠報効用爲先鋒兵馬使精銳悉委之時屢有急詔促

令進軍十月布以魏軍三萬七千討之結壘於南宮縣

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時朱克融囚張宏靖據幽

州與廷湊犄角拒命河朔三鎮素相連衡憲誠陰有異

志而魏軍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寒糧餉不給以此愈

無鬪志

軍中謗曰他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瘡已肥國魏人何

罪

憲誠從而問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

深州其衆自潰多爲憲誠所有布得其衆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尙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布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爲用歎曰功無成矣卽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畧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

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年三十八

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謝家國心志決烈得

燕趙之古風焉穆宗聞之駭歎廢朝三日詔曰故魏博
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尙書兼魏州大都督
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朕以寡昧臨御萬
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能馴多僻之俗致使
上公罹禍田氏銜冤爰整旅以徂征每終日而浩歎自
茲弔伐驟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皆協力而俟時觀釁
未卽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遷延之咎以自刻責
奮決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寘於肝心鴻毛論其生死

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稱卞氏之門漢表尸鄉之節比
方於布今古爲鄰况其臨命須臾處之不撓載形章表
益深衷悃問使發緘悼心疾首從先臣於厚載爾則無
愧覩遺像於麟閣予何所堪端拱崇名職垂彝典斯以
爲報聊攄永懷可贈尙書右僕射諡曰孝布子在宥大中
年爲安南都護頗立邊功布子鐵宣宗朝歷銀州刺史
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羣大和八年爲少府少監充
鐵以勸忠烈故貶州司馬入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會昌中歷蔡州刺史
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
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
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

牟寬厚明吏治為神策大將軍開成初會昌初為豐

州刺史天德軍使歷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為充海節

度使移鎮天平軍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為武

射諸子皆以邊上立功累更藩鎮以忠義為談者所稱

新書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

中之際三將軍持銳躡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

帥父謚開元中以眾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

戶部尚書孝忠以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干

二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

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
內供奉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
授果毅折衝祿山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爲其前鋒史
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
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忠歷飛狐高
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
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
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
忠以精騎數千禦之出上谷屯貝邱承嗣見其整肅歎曰張阿
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與朱滔戰

於瓦橋常慮滔來攻以孝忠爲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
配焉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
王旣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
孝忠懼不往寶臣使孝忠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
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
猶公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
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乃歸果
無患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無幾寶臣死其子惟岳阻
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使朱滔討之滔以孝忠宿
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興則撓其後乃使判

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輒拒朝命
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求多福邪今昭義河
東攻破田悅淮西李僕射收下襄陽梁崇義投井而卒
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卽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
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効順必受重任有先歸國之功
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程華隨雄報滔又遣易州錄事參
軍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檢校工部尙書恒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令與滔合兵攻惟
岳仍賜實封二百戶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人在
恒州者悉爲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薦以其子茂

和聘滔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束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尙書布赤心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喻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尙多迫之則困獸猶鬪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旣而朱滔屯束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孝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時旣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

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旣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尙書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復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國作逆孝忠歸國今爲忠臣孝忠性直業已効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長相狎深知其心僻能翻復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滔又啗以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修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榮惑議者多之又加檢校左僕射實封至

三百戶後孝忠爲朱滔侵逼詔神策兵馬使李晟中官
竇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憑與晟戮力同心
整訓士衆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將
楊榮國提銳卒六百從晟入關赴難收京城榮國有功
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事滄州本隸成德軍
旣移隸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岳妻兄也請還恒州
是歲孝忠遣牙將程華往滄州交檢府藏固烈輜車數
十乘上路滄州軍士呼曰士皆菜色刺史不垂賑卹乃
捆載而歸官物不可得也殺固烈而剽之程華聞亂由
竇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已誅之矣押牙且知

州務孝忠卽令攝刺史事及朱滔王武俊稱僞國華與
孝忠阻絕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一州獲全朝廷嘉之
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仍改名曰華
令每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供義武軍貞元二年河
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無蓄積餓殍
相枕孝忠所食豆醵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
儉孝忠爲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檢校司空仍以其子
茂宗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國夫人昧谷氏入朝
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五年七月爲將佐所惑
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擅興削檢校司空

六年還其官

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諡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昭本名昇雲

字豐明

幼有志氣好儒書以父蔭累官至

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雲爲定州刺史起復

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

封延德郡王

仍賜名茂

昭

弟昇麟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嬖罵武俊怒襲義豐

九

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

年二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聳聽歎曰

恨見卿之晚錫宴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晉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每朝脯預列聲哀氣咽人皆獎其忠懇順宗聽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且令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所讓又賜安仁里第亦固讓不受元和二年

本紀元年

又請入覲五上

章懇切憲宗許之冬十月至京師留數月詔令歸鎮茂
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復令還鎮四年
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軍爲恒
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廩廐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月望
夜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閉里門
今外道軍戎方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三鎮兵馬官軍也
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使長男克讓與諸軍分道
並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戰屢勝茂昭親擐甲胄爲
諸軍前鋒累獻戎捷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統賊大敗之幾覆
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乃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

太傅自安史之亂兩河藩帥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
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藩累遣遊客間說茂昭志意堅
決拜表求代之者數四上命左庶子任迪簡爲其行軍
司馬乘驛赴之以兩郡之簿書管鑰符印付迪簡遣其
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先就路將行誠之曰吾使爾曹
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孫不爲風俗所染則吾無恨矣
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
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
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
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於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

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五十廢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絹三千疋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碩喪事所須官給詔京兆尹監護謚曰獻武憲宗念其忠盡諸昆仲子姪皆居職秩仍詔每年給絹二千疋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小男克勤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請準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己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儻涉賣官實爲亂法雖援近日敕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旣在必行宅

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

爲定例

夷直字禮卿亦婢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

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祿少卿同正貞元三年許尙公

主拜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年十

三屬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卽日

授雲麾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

乂等論曰自古以來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尙公主者上

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爲婚嫁者卿

何苦固執乂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

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卽有借吉以就親者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遣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卽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於詩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

裳去聖室而爲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
願抑茂宗亡母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
賜婚德宗不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
親頗承恩顧元和中爲閑廐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
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尙有二十七萬雜
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金城
平涼天水四郡幅圓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爲
會計都領岐隴間善水草及腴田皆屬七馬坊至至德
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
廢其地利因歸於閑廐使寶應中鳳翔節度使請以監

牧賦給貧民爲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別敕賜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厰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遂恃恩舉舊事並以監牧地租歸閑厰使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厰使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爲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厰乃罷革官長慶初岐人論訴不

已詔御史按驗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式官茂

宗議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新書寶曆初檢校

工部尚書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兗海沂節度等使

加檢校兵部尚書大和五年當是四年入爲左金吾衛大將

軍充左街使轉左龍武統軍卒

茂和元和中爲左武衛將軍裴度爲淮西行營處置用

兵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茂和爲都押衙茂和嘗

以膽氣才畧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

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勵行

者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爲卿遠貶後復用爲諸衛

將軍卒

陳楚者

字材卿

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為義武牙將

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隨茂昭入朝授諸衛大

將軍

封晉寧郡王

元和十一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喪師定

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度使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彌

及郊

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楚夜馳入州

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

軍府帖然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亟立戰功入為

龍武統軍

檢校司空

長慶三年卒

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

上法制失也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四海元宗一失其勢橫流莫救地分於羣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餘州竟爲盜穴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宏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沂國力善無報殆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明禍福大端近代之賢侯也

贊曰田宗不令禍淫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宏正茂昭知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三

列傳九十三

李寶臣

子惟岳

惟誠

惟簡

惟簡子元本

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士清

士平

士則

士真子

王廷湊

子元達

元達子紹鼎

紹鼎子

紹鼎子

紹鼎子

李寶臣

字為輔

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鑣高之假

子故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

為盧龍府果毅常規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

還節度使安祿山選為射生官天寶中隨祿山入朝元

宗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山叛忠志遁歸范陽

祿山喜錄為假子姓安常給事帳中祿山兵將指闕使

忠志領驍騎八千人

新書十八人

入太原劫太原尹楊

光翽忠志挾光翽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祿山使董

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僞署爲恒州刺史九

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

恒州刺史

封密雲郡公

及史思明復渡河僞授忠志工部尙

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衆三萬守常山

賊將辛萬寶屯恒州

相犄角

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

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

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

助攻莫州

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

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不死因

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尙書恒州刺史

封趙國公

實封二百戶仍舊爲節度使乃以恒州爲成德軍賜姓

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千匹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已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爲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元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寶封百戶初寶臣正已皆爲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繫寶正以告寶臣謝爲教不謹絨杖令承嗣以示責承嗣

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厯十年寶臣正已更言承嗣之
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留
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北
正已滑亳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已會軍於棗
強椎牛醢酒犒勞軍士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已軍
賞薄既罷會正已軍中咄咄有辭正已聞之懼有變卽
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其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下擊
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遣高嵩嚴將
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嚴逸所執
將四十餘人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
發精卒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

悅於陳留正已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大懾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已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已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爲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眞聖人也正已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敢進者承嗣止正已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常欲之乃勒石爲讖密瘞寶臣境內使望

氣者云此中有玉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
 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臣正已也承嗣又
 使客諷之曰公與朱滔共舉取吾滄州設得之當歸國
 非公所有誠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
 而致願取范陽以自効公將騎爲前驅承嗣率步卒從
 此萬全之勢寶臣喜以爲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
 州與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
 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
 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
 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劫之

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不相虞有
變滔與戰於瓦橋滔適衣他服以不識免承嗣聞與滔
交鋒其釁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內有警急不暇
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遷左僕射
封隴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卽位
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臣名位旣高自擅一方專貯異
志妖人僞爲讖語言寶臣終有天位寶臣乃爲符瑞及
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置金匱玉
帛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僞刻玉爲印金填文字告境內
云天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

慮其詐發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卽天神降寶臣然之
妖人寘堇湯中飲之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
惟岳暗懷諸將不服卽殺大將辛忠義盧俶定州刺史
張容南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沒
入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
日冊贈太保

新書
太傅

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爲行軍司馬三軍推
爲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
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旄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已
同謀拒命判官邵眞泣諫以爲不可

眞曰先公位將相
恩甚厚而大夫違

命縶經中愚固惑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遠絕絕且速禍
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
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寤使真作奏惟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爲
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震家人王他奴
等唯勸拒逆爲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智畧爲寶臣所
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
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
允句有誤字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大
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討必命
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
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

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等州爲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羣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旣而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

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

蓋赦吏士購惟岳首有賞

惟岳以精甲屯東

鹿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希祐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

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東鹿

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却

滔續帛為發貌使壯士百人蒙以

惟岳燒營而遁

於是

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

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誦身朝京師孟

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使扈炭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為君

索命節豈為叛逆邪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之士大夫乘

城拒守以為後圖今君信邵真譏問欲歸悅之罪以自

滿蕩何負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能誅真

以狗請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

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山

帶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

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送滔

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

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

惟岳

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衙將衛常
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日討日
知武俊旣出恒州謂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
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
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
往定州事張尙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
大夫不可事且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
夫拒命以來張尙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今聞日知
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爲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爲福
莫若倒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況大夫暗昧左

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苟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之

惟岳使要藉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謀使內應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

自趙州迴戈達明至恒武俊子士真應於內武俊兵突

入府署武俊入殺人庭中無抗者乃傳令曰大造虞候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

任越劫擒惟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新

鄭及長慶王他奴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

租役三年真始事寶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其息呂擢冀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為內史監

其後謀亂誅

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為殿中丞累遷至檢校戶部

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

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
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鄆州爲李納營田副使
歷兗淄濟淮泗州刺史竟客死東平

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旣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

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初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票

拘於客省朱泚之亂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

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朽矣惟簡斬關而出

赴奉天更七戰得德宗嘉之拜太子用爲禁軍將從渾

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惟簡以

從夜失道馳至鰲屋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

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邪對

曰臣誓以死此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得元從
日渾瑊以騎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

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圖形凌煙閣賜鐵券後授左神威大將軍

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

充街使長史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畏不敢治俄拜鳳

翔隴右節度使市耕牛田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元和十三年正月卒

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射

子元本生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

公主長慶中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

薛渾者俱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母行事姑

之禮有吏誰何者卽以厚賂陷之渾與元本皆少年遂

相誘掖元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
上表陳聞乃召主幽於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
杖六十流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

崖州

弟銖好學多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

字元英

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干父路俱開元

中饒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

字誤

襲冠帶有詔褒美從居薊武俊初號沒諾千年十五能

騎射上元中爲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

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以

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徹

警備以恒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
寶臣除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構謀奏兼御史中丞

充本軍先鋒兵馬使

封維川郡王

大厯十年田承嗣因薛嵩

死兼有相衛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
令寶臣與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
出兵討之諸軍與子期戰於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
生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賫詔宣
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詈擲出道
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
屏間獨武俊佩刀立於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

頑豎乎武俊曰今閣下有功尙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爲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嗣以爲已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讐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讐爲父子歟唾間耳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屯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銳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爲援皆武俊萌之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

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
俾惟岳護喪歸京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
張孝忠合軍討之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衆戰於束鹿
武俊率三千騎先進爲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
日知遂以州順命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曰知遣人謂
武俊曰惟岳孱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
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爲援前歲悅之丁男甲卒塗
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僞手詔招武
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
大夫舉兵與魏帥同惡今田尙書已喪敗李尙書爲趙

州所間軍士自束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
內張尙書已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
夫宜亟赴命不爾禍在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
真斬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殺不同已者十數人遂定傳
首上聞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辨對稱旨德宗擢爲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祕書
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實封
五百戶以康日知爲深趙團練觀察使時惟岳僞定州
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滔分兵
鎮之朝廷旣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
失趙定二州且名位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

俊謀反

武俊卽縛使者送滔與之
叛帝聞詔華諭解不聽

斥言朝廷遂連率勁

兵救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晟方討田悅敗悅於

洹水後連歲暴兵然悅勢已蹙

武俊滔救之
屯連篋山

至是武俊

朱滔復振起之悅勢益張十一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

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

趙王以恒州爲眞定府僞命官秩

命士眞留守兼元帥
以畢華鄭儒爲左右

內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爲尙書士則
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

夫衛常寧內史監皇甫祝
尙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

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

據所部各遣使勸誘蔡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

希烈旣爲周曾謀潰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

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六月李抱真使辨客賈林詐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會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尙知存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滌盪之僕首倡歸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朋友此謀旣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
犯關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眞將還潞澤
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退軍
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一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
歸魏博喪師卽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
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
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強
卽藉大夫援之卑卽思有併吞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
燕耳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
制山東大夫須整臣禮不從卽爲所攻奪此時臣滔乎

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尙不能臣誰能臣田
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眞西連盟馬燧會興元元
年德宗罪已大赦反側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偽國號詔
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
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新書工部尙書成德軍節度使三
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
使瑯琊郡王時朱泚僞冊滔爲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
誘迴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
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
通江漢李納尙反於齊田緒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

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
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
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
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兵數萬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
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
常山不守則昭義軍退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
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耳此計就
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
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日同征五月自將屯南宮抱真屯
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抱真會軍於鉅鹿東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

兩軍既交，洎震恐，抱眞爲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洎傾壘出戰。武俊不擐甲而馳之，洎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洎夜奔還幽州。

洎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洎使票將馬寔、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眞次之。洎馳騎二百出，武俊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洎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旣却，卽欲引還，因囂不能止。軍大奔，洎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眞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眞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洎營，盧元眞乘其後，洎懼，引眾去。希皓迫之。武俊邀于隘，洎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洎東北，抱眞營西北。洎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殷地。抱眞以山東蝗，食少歸於潞。

武俊班師，洎官爵復表讓。

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爲大都督府以武俊
爲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戶餘如故車駕還京寵
之逾厚子尙貴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
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二年上念舊勲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廟京師有司供擬十七
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羣臣詣延英門奉慰
如渾瑊故事詔左庶子上公上公上關姓持節冊贈太師賻
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碩太常諡曰威烈德宗曰
武俊竭忠奉國宜賜諡忠烈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
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
伏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士真嗣

新書贊曰朱滔王武俊並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此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及自德宗爲不明哉

士真武俊長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沈謀有斷事李寶臣爲帳中親將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爲諸將所奪屢行誅戮諸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畧邁世寶臣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真密結寶臣左右保護其父以是獲免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盡心匡佐旣兵敗東鹿張孝忠康曰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貯防疑武俊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

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眞卽大夫妹壻保無異志今
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卽大事去矣惟
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卽令將
兵攻趙州士眞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俊倒戈
士眞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俊領節鉞以士眞
爲副大使建中年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以士眞爲司
空眞定府留守充元帥及武俊破朱滔順命以武俊兼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仍以士眞爲副使檢校工部尙書
德宗還京進位檢校兵部尙書充德州刺史德棣觀察
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

軍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
德棣等州觀察等使尋檢校尚書左僕射順宗卽位進
位檢校司空士真佐父立功備歷艱苦得位之後恬然
守善雖自補屬吏賦不上供然歲貢貨財名爲進奉者
亦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承順元和元年就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四年三月卒

贈司徒諡曰景襄

子承宗承元承

通承迪承榮

士清以父勲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正元和初爲冀州
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

士平以父勲補原王府諮議貞元二年遷尚義陽公主

加祕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元和中累遷至安州刺史
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
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爲安州刺史坐
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
爲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
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令所司綱
捉搦得南申叔貶之由是稍止及盜殺宰相武元衡旬
日捕賊未獲士平與兄士則庭奏盜主於承宗旣獲張
晏等誅之乃以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及奪承宗官
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

士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爲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
于京師用爲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盜殺宰相士則
請移貫京兆府諸鎮兵討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
軍中必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爲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
使從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討賊冀攜離承宗之黨且許
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
謁士美而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於辭色
士美惡之密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有王怡者武俊從子爲承宗守南宮
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遇害子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
承宗士真長子河朔三鎮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承

宗累奏至鎮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元和四年三月士真卒三軍推爲

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帝聞劉濟

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剋困宜卽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平時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終日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不如令使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者諭之無出上意

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尙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

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州
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
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之
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爲刺史承宗旣獻二
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信旌節未至德
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眞定囚之朝廷
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冀漸離之令
中使景忠信往諭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宗
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苦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
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有

茂勲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伏以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制於舊疆齒勲賢於列位況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鄰斯誠厚渥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姦肖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之後累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之性養之而益兇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期於無刑恭行天誅於以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詔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會諸道軍

進討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驍悍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璀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承

璀至行營威令不振禁軍屢挫衄都將酈定進前擒劉

闢有功

封陽山郡王

號爲驍將又陷於賊

至是戰北馳而償趙人曰酈王也害

之師氣益折

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定節度使張茂昭至効

忠赤戰賊屢捷

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

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反復難制陰附於賊

太常卿權德輿諫曰

神策兵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憚遠潰爲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賴盧山東疥癬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盛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撓之變又言山東諸侯皆以息自愛人心不遠誰肯爲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爲援誅承璀遂罷利宜詔行

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潞而徙從史他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憲宗

密詔承璀擒之送於京師五年

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

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又拔安平

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

乞自陳首且歸過於盧從史其畧曰臣頃在苦廬綿歷
時序恭守朝旨罔敢闕違復奉詔書令獻州郡迫以三
軍之勢不從孤臣之心今天兵四臨王命久絕白刃之
下難避國刑殷憂之中轉積釁隙中由盧從史首爲亂
階興天下之兵生海內之亂旣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
當其聞父之喪已變爲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朝經而
乃幸臣居喪敗臣求利上敢欺於聖主下不顧其死親

矯情徒見於封章邪妄素萌於胷臆今構禍者已就擒
獲抱冤者實冀辨明況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橫被從史
離間君臣哀號轅門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
容納爲心宏好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
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勞俯觀臣子之來効特開
湯網使樂堯年時朝廷以承瓘宿師無功國威日沮頗
憂會承宗使至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
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承宗以國家加
兵不勝誣從史姦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
七年軍庫火器鏹殆盡殺守吏百餘人十年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李師

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因爲元濟

游說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

出之承宗益不順自是與李師道姦計百端以沮用兵

四月遣盜燒河陰倉

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鬪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

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

六月遣盜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

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爲之盱食

承宗嘗疏元衡過留中至

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朝貢竄其弟承系承述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

陽地命歸劉總

是時承宗師道之盜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斬

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宮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田

宏正出師臨其境并鄰道六節度之衆討之

承宗揣詔旨兵不卽

進卽肆掠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

時方淮西用兵

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

國用虛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獨昭義節度使邠士
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威甚盛承宗懼不
敢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月誅吳
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宏正十三年三月宏正遣人
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將石泚等詣闕請命令於
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內租稅除補
官吏上以宏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乃下詔曰帝者承
天子人下臨萬國觀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全用德
刑撫御之方每先其宏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訪於典

謨亦尙斯道朕祇符前訓繼嗣丕圖底寧方隅蕩滌氛
祲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厚者生
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隱屈法伸恩苟衷誠之可矜則
宥過而無大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賣於鄰封後領藩城
受疑於朝野國恩雖厚時憲不容戚實自貽寵非我絕
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諸侯飛奏盈篋競請致討爭
先出軍尙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於動衆事豈願然
開境愍罹其殺傷退舍爲伏其士伍取陷救溺能無慘
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於甲令銘在景鍾雖再
駕王師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三朝稱

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
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緘圖印以上聞獻德
棣之名部發困奉粟并竈貢煙地願帥於職方物請歸
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王土析茲舊服將表爾誠諒
由效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懷朕念
此方亦猶赤子一物失所寢興靡寧忍驅樂土之人竟
就陳原之戮旣克剪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地鑒臨
況常山師旅舊有功勞將改往以修來誓酬恩而遷善
鑒精誠之俱切俾渙汗而再敷曠滌乃愆斷於朕志復
此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

部尙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
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州宣慰承宗
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史充橫海軍
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尙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當管四
州每州置錄事參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員主簿
一員吏補授皆聽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子知
感知信在朝

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旣領節鉞奏承元爲觀察支
使朝議郎左金吾衛冑曹參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

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
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祕不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
時參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
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之不
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先與議及監軍
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德不
以承元齒幼欲使領事承元欲效忠於國以奉先志諸
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約左
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決之參佐密疏請帥天子嘉
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兼滑州刺史義成

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鄰鎮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
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栢耆齎詔宣諭滑州之命兵
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栢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諸將號
哭誼譁承元詰之曰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
意甚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師道未敗時
議赦其罪時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
也今公輩幸勿爲師道之事敢以拜請遂拜諸將泣涕
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
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

於是

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承元出鎮州

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

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

人

新書四
十人

從事將校有勞者亦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

入朝穆宗命內宮筵待錫賚甚厚俄而王庭湊殺田宏

正據鎮州叛移鎮鄜坊丹延節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

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

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

兵千人守之賜名曰臨汧城詔襲岐國公累加檢校左

僕射

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拯定奔潰功
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

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

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年五移授平盧
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
河承元首請鹽法歸之有司自是兗鄆諸鎮皆稟均輸
之法承元寬惠有制所理稱治大和七年十二月卒於
平盧時年三十三冊贈司徒

王庭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
曰五哥之事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爲假子驍果善鬪
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
祖末怛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部尙書皆以庭
湊貴加贈典祖父世爲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庭湊沈勇

寡言雄猜有斷爲王承元衙內兵馬使初承元上稟朝
旨田宏正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
時至軍情不悅庭湊每挾其細故激怒衆心會宏正以
魏兵二千爲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長慶元年六月魏
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庭湊乃結衙兵謀於府署遲
明盡誅宏正與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知
兵將使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庭湊節鉞又取
殺刺史穆宗怒下詔徵鄰道兵仍以河東節度裴度充
王進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宏正子涇原節度使布代李愬
爲魏博節度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

史牛元翼爲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庭湊是月鎮州

大將王位等謀殺庭湊事泄坐死者二千

新書
三千

餘人時

朱克融囚張宏靖庭湊殺宏正合從搆逆謀拒王命兩
鎮併力討除慮難應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度使
王涯獻狀曰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
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州郡釁及賓僚凡
在有情孰不痛憤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
不伏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
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
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虞虢相

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
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
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諸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
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可資先討況庭湊關葺不
席父祖之資成德分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
讐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德犄角而
進實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
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
若鬪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
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

軍先進冀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於是命易

定節度使陳楚閉境以抗克融諸軍三面進討初以滄德

烏重胤獨當一面重胤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

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官之援朝辭曰大言云賊不足

破時庭湊合幽冀之兵圍深州梯衝雲台牛元冀嬰城

拒守十一月裴度逐庭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杜

叔良爲賊所敗衆皆陷沒僅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

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階貴近帥乃以德州王

日簡代之裴度率衆屯承天軍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

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

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顏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羣盜帑藏虛竭穆宗卽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餘萬纔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軍院旣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採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庭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光顏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畧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爲諸軍強奪而懸軍深鬪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內官一人監軍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卽戰以是屢多奔北而庭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

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植又不曉兵家膠柱於常態以至復失河朔既無如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庭湊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田布不能止其衆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庭湊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啗命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庭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庭湊亦退舍朝廷欲其稟命並加克融檢校工部尙書三月牛元翼率十

餘騎突圍出深州赴闕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庭湊責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宏正骸骨庭湊曰宏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庭湊乃盡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謀拒朝廷大和初滄州李全畧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充海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據郡構逆以珍玩器幣妓女子弟投款於庭湊其變故授檢校司徒及幽州李載義時載義初代克融輸誠效順

盡送同捷所遣赴闕詔徵幽魏徐兗之師進討庭湊出

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詔絕庭湊進奉

於是易定柳公

濟戰新樂斬首三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詔同捷亂庭湊同惡宜削官得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庭湊者賜錢二萬緡優異之官以州鎮降者等差爲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庭湊射蠟書求救於幽州營李載義獲之既魏博將丁志沼以行營兵叛倒戈攻

魏州諸軍擊志沼庭湊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武

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志沼奔於庭湊三年六月誅李

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朝廷厭兵誅之不

果遂授進滔魏博節度

庭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

八月

庭湊遣使詣闕請罪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

德軍節度使鎮冀自李寶臣已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

猶親鄰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兇毒好亂無君不仁未如
庭湊之甚也又就加太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八年十一月卒冊贈太尉累贈至太師

子元逵爲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庭湊卒三軍推
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部尙書鎮州大都督
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左僕射元逵素懷忠
順頓革父風及領藩鎮頗輸誠款歲時貢奉結轍於途
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
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進食二千盤并御衣
戰馬公主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其從如雲朝野榮之

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擅領軍政武宗

怒誅之命鄰藩分地而進討以元逵爲北面招討使詔

至之日出師次趙州拔宣務壁破援軍堯山與魏博何宏敬同收

山東三州元逵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武降元

逵王釗安玉降何宏敬並拔三郡累遷檢校司徒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稹功加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大中十一年二月卒新書大中八年

卒年四十三案元逵之卒舊書宣宗紀不書然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起復王紹鼎爲成德軍節度使不應元逵

卒於八年至此始云冊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紹懿

起復也當從舊書紹鼎字嗣先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

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

節度鎮深翼趙觀察等使累加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其年七月卒

紹鼎淫酒自放性暴厚哀歛升樓彈射贈路人以爲樂衆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

司空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碩累贈司徒太尉又贈

太傅子景肩景崇景萼景崇爲嫡時年幼紹鼎卒宣宗

以昭王汭爲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

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

王紹懿本官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

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又加檢校司空

咸通

七年卒贈司徒

景胤初爲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紹鼎卒出爲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

景崇

字孟安

於季父紹懿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

府事都知兵馬使紹鼎卒三軍立紹懿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以俟汝成立今危憊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卒時監軍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將軍同

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尙書咸通
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盜起徐方王師進
討景崇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封
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戶祖母章惠長公主薨景崇居喪
得禮朝野稱之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同正進位檢校
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校太尉趙國公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尋進封常山王丁母秦國
夫人憂起復本官嘗欲引母昆弟爲牙將其佐張位曰
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人厚罪
田宅祿食可也何乾符末盜起河南黃巢犯闕駕幸劍
必以官景崇謝

南偽使齊詔至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鄰

以兵附處存入關討賊奔問行在貢輸相繼關輔平定

以功真拜太尉蔚州刺史蘇祿為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祿將出奔會詔徙

濮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鎮景崇中和二年新書三十

二月卒年三十七贈太傅諡曰忠穆

子鎔時年十歲三軍推為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

部尚書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

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

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輕騎涉

潯沱謀軍會大澍平地水出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郭別鎔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

李存信等出并陘會之

鎔求援於幽州幽帥李匡威率眾三萬赴

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帥乃出兵

攻堯山晉帥遣大將李存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

者萬計晉人乘勝至趙州鎔復求援於燕二年匡威率

眾數萬來援

存孝方攻臨城等數縣聞匡威屯鄆引師去存信素忌存孝安曰無擊賊意克用信

之存孝飛狐人所謂安思敬者善騎射攻葛從周敗張濬韓建數有奇功至是懼讒乃挈邢州歸朱全忠會

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城自固存孝單騎入鎮

州與鎔面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

景福元年

克用假道於鎔以討存孝鎔不答乃與處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鎔攻新市鎔禽克用將薛萬金匡威以兵三萬

救鎔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河鎔引騎十萬夜濟懸水襲敗之斬二萬級奪鎔甲三百李克用退壁樂城天子

有詔和解三鎮克用還然未得志故復伐鎔匡威以五千騎敗克用於元氏鎔具牛酒會匡威棗城餉金二十萬以謝時匡威離鎮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

路鎔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

父匡威亦盡心裨益軍中之事皆為訓練是年五月鎔

過匡威第

匡威忌日鎔往弔

陰遣部下伏甲劫鎔

殺其府屬楊洽及親吏淡

從有甲者牽鎔袖匡威曰與我四川可不死

鎔趨抱匡威曰公誠止人勿倉

卒吾為晉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請公帥之

即並轡歸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

鎮軍謀而闔左門坎垣出戰會大風

雨木拔瓦飛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袒而薄賊眾披靡乃拔鎔踰城入既免賞千金與第一區約宥十死匡威走東園兵圍之與從事李抱貞俱死明日鎔以禮斂匡威素服哭諸庭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兄所以死

狀表請天子討鎔詔止之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

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犒勞修好而退匡籌攻樂壽武強克用出縛馬

關敗鎔兵於平山因進攻鎔外壘鎔內失幽州助因乞

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乃得解

克用屯欒城存信屯琉璃陂為邢人夜襲其營存信軍

亂不克追克用進薄邢環城為溝堞欲示久圍者城中

兵數出溝壘不可成裨將袁奉韜給存孝曰君所畏惟

王耳王欲溝堞成則西歸公何不聽之存孝兵不出壘

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我誤計使我生見

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姬招之存孝出泥首言為存信誣

我多矣輟而尸於市及汴宋節度使朱全忠領鄆清

三鎮兵強天下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遣兵屯修城俄而仁恭敗擊其歸得十八遣

將葛從周張存敬寇陷邢洛二州乘勝北掠燕趙俄而

全忠率親兵薄於城下全忠既取邢洛磁又得潞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諷鎔絕太原共

尊全忠鎔依違全忠不悅曾克用將李嗣昭攻洺州鎔
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進軍元氏鎔
倉卒無備謂賓佐曰勢危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者率
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說耳請見梁
帥圖之式卽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言王
令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弊賦業已及此期於無捨式曰
公言過矣且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乃
欲窮兵黷武困人於險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喜引式
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爲王令計如何式曰但
修好耳卽復見鎔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以幣二十萬賂師仍
以鎔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宏規子各一人從昭祚

入官于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

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家不可待遠救今定密

通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鎔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

及全忠僭號鎔

不獲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

書令仍賜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邑一萬五

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偽梁加尙

書令及唐室中興去偽尙書令之號天祐七年母魏國

太夫人何氏卒起復本官

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黷貨財姬侍千人儀

服僭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數遊覽妄求長年事踰月不還

十八年爲其大將王德

明所殺至於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

始庭湊徵時鄴有道士爲卜得乾之

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庭於立十三年死

蓋廋詞也景崇鎔皆王庭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庭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及害宏正而樹適庇寢自庭湊訖鎔凡百年

史臣曰土運中微羣盜孔熾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爲國蠹賊加以武俊之狼狽爲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番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綱以至於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姚崇久握於阿衡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況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爲太息

贊曰鵠鷁爲怪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爲盜啓門牙旗金

鉞虎子狼孫芒芒黔首於何叫聞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三